

【汉语言文字学】

# 常用词演变研究的一些问题

蒋绍愚

【摘要】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主要关系到“概念改变了名称”。但概念并非都是固定不变的。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不仅仅表现为词汇更替,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常用词的更替也并非只有“一对一”的模式,还有更复杂的情况。

【关键词】常用词演变;常用词更替;概念改变名称;概念域;“一对一”模式

【作者简介】蒋绍愚,男,浙江富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E-mail:jiangshy@pku.edu.cn(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汉语学报》(武汉),2021.4.2~14

## 一、前言

词汇的历史演变,有两个重要方面:词改变了意义,概念改变了名称。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语言》(1921/2012)的第三编“词汇”中就专门有两章讨论此问题:“第二章词怎样改变意义”和“第三章概念怎样改变名称”。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第四章中也有两节论及该问题:“第五十九节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和“第六十节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并注明“上节和本节的题目是仿照房德里耶斯《语言》里面的题目”。

常用词的演变主要是关系到“概念改变了名称”,有的也和“词改变了意义”有关。常用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一个时代的常用词能反映一个时代词汇的面貌;常用词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汉语词汇的历史变化,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汉语史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半个世纪以来,很多硕士、博士论文以汉语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为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很多论文做的是汉语常用词的历史更替。这些论文常常是同一个模式,即:选取某一概念场(或称语义场)中的若干概念,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变化,也就是旧词和新词的更替。即:<sup>①</sup>

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

甲	A———E
乙	B———F
丙	C———G
丁	D———H

这种模式可以称为“一对一”的模式,即概念没有变,但名称变了。一个概念原来用一个旧名称(旧词)表达,后来变成用新名称(新词)表达。研究的内容就是:旧名称是什么,新名称是什么,是在什么时代通过什么途径变的,有的还进一步解释演变的原因,概括演变的规律。

确实,这种模式的常用词演变,数量相当多,这些论文能深入研究历史资料,一一加以论述,显示其历史演变的轨迹,概括其历史演变的规律,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概念并非都是固定不变的;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不仅仅表现为词汇更替,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常用词的更替也并非只有这种“一对一”的模式,还有更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的研究只局限于这种“一对一”模式的更替,那么从总体上来看,就只会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提升。下面就一些有关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 二、概念和概念域

2.1 上面说的那种“一对一”的研究模式,通常有一个潜在的认识:尽管概念会改变名称,但概念都是固定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名称。既然概念不变,那么名称的改变也仅仅是读音和字形的不同,旧词和新词的内容并无不同。打个比方,那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坑里原来是一个红萝卜,后来换成一个白萝卜,坑的大小是不变的,坑没有变,坑里的萝卜大小也没有变,改变的只是颜色。这样的认识对不对呢?

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看待“概念”。“概念”通常可以这样定义:“概念就是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想法和信念。”(李福印2008:77)概念的构成,以客观事物的特性为依据,也和人的主观认知有关系。有些概念,如“日”“月”,其客观特性很明确,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很一致,它们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如英语叫“sun”“moon”,上古汉语叫“日”“月”,现代汉语叫“太阳”“月亮”,现代汉语方言中还有不同的叫法,这只是名称的变化,这些不同名称的内容并无不同。

但有些概念就不是那么简单。在不同语言中,有些概念不仅仅是名称不同,而且其概念域(conceptual area)也有所不同<sup>②</sup>。比如,笔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汉语中有“书”这个概念,与此相应,在英语中有“book”,在日语中有“ほん”。这三者不仅名称不同,而且概念域也不同。英语的“book”不但包括印有文字或图画的书籍,也包括装订成册的空白的纸张(如“exercise book”“note book”),日语的“ほん”不但包括汉语所说的书籍,而且包括汉语所说的杂志(如《中国语文》等也是“ほん”)。(参见蒋绍愚2014)

同一种语言,在不同时期,概念的构成和概念域也会有所不同。这样的例子很多。如:

【春】【秋】甲骨文只有“春”“秋”,没有“冬”“夏”。“甲骨文时代一年只分春秋两季。”(赵诚2009:265)后来变成一年四季,“春”“秋”都缩短了。

【禽(名词)】最初指一切擒获的鸟兽。如班固《白虎通·田猎》:“禽者何?鸟兽之总名。”后来只指鸟。

【皮】先秦时和“肤”相对而言,只指兽皮和树皮。到西汉末包括人皮,如《新序·杂事》:“齐有妇人,……皮肤若漆。”

【侄】早先是女子对兄弟之子的称呼。如《尔雅·释亲》:“女子谓舅弟之子为姪。”后来男子对兄弟之子也可称“姪”,而且字形也改为“侄”。

【好(上声)】【恶(入声)】先秦时包括品行的善良、邪恶和容貌的美丽、丑陋,如《战国策·赵策三》:“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到后来只指品行的善良、邪恶。

【吃】在宋元时期“吃”的对象包括饭、粥、酒、茶,如《水浒传》中有“吃饭”“抢粥吃”“吃酒”“吃茶”,各类用法频率都很高,概念域很宽。到清代中期“吃”的概念域缩小了,如《儿女英雄传》“吃”共出现5000多处,主要指“吃饭”,“吃酒”仅10次,“吃茶”仅5次,“吃粥”0次。

这些都是词义的变化,但词义变化反映的是概念域的变化。<sup>③</sup>可见,概念并非全都是固定不变的,有些概念在不同语言和不同时代会有不同。

这个问题,西方语言学家早已谈到。比如,布龙菲尔德(1955/1980:350—351)说:“德国人用reiten表示骑在动物身上,而用fahren表示骑在其他东西上,如乘车,而英语只用一个词ride(骑,乘)来表示。……甚至很容易确定和分类的事物,在不同语言里也会有十分不同的处理。”他举英语中的brother和sister说:“有些语言还区分了不同的年龄:汉语的(哥哥),(兄弟),(姐姐),(妹妹)。”这就是说,德语中“骑马”和“乘车”是两个概念,而英语中“骑马”和“乘车”是一个概念。英语中“brother”和“sister”都是一个概念,而在汉语中都要分成两个概念。这表明:不同的语言,有些相应的概念会有差异。房德里耶斯(1921/2012:252)说:“在许多语言里,同一个词可以同时指银钱和家畜。这两个意义的分开一般是在相当晚的时期。”Trier(1934)说:13世纪初,德高地语的“知识”概念场上覆盖着一个由wisheit, kunst, list三个词组成的词汇场。一百年后,该词汇场变成由wisheit, kunst和wizzen组成。这不是简单地由wizzen代替了list,而是整个词汇场中三个词所覆盖的概念域都发生了变化。

(转引自 Ullmann 1962:249)<sup>④</sup>这就表明: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时代,有些概念本身就有变化。

还有一些概念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原先不存在,到后来才有。正如 Ullmann(1962:119)所说:“‘plant’这个概念在古拉丁语中不存在,到中世纪的文献中才出现。”

2.2 为什么在不同的语言中和不同的时代里有些概念会有所不同?这主要是一个分类问题。除了“日”“月”这些概念,很多概念都是先把事物(包括动作和性状,下同)加以分类,然后各类分别形成不同的概念。分类当然要根据客观事物自身的特性,但并不是客观事物自然地就分成若干类,而是依据人的主观认知对客观事物分类。语言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认知不同,分出来的类就不同。这些不同的类,在概念场(conceptual field)中的分布和所占的位置是不同的。如上面说的“书”“book”“ほん”,可以用下表来描述:

表1 “书”“book”“ほん”在概念场中的分布

	书籍	本子	杂志
汉语:书	√		
英语:book	√	√	
日语:ほん	√		√

又如汉语的“穿著”概念场,可以用表2表示。“戴帽子”“穿衣服”“穿鞋子”这三种动作,自古至今都存在。但形成概念时,由于分类不同,形成的概念就不同。在上古汉语中,人们认为“戴帽子”“穿衣服”“穿鞋子”各是一类,分别用“冠v”“衣v”“履v”这三个概念来表达。在中古汉语中,人们认为“戴帽子”“穿衣服”“穿鞋子”是同一类,所以都用“著”一个概念表达。在近现代汉语中,人们认为“戴帽子”是一类,用“戴”这个概念表达;而“穿衣服”“穿鞋子”是同一类,用“穿”这个概念来表达。这样就形成了表2的格局。

表2 汉语“穿著”的概念场<sup>⑤</sup>

	①帽子	②衣服	③鞋子
上古	冠v	衣v	履v
中古	著		
近现代	戴	穿	

某个概念在概念场中所占的位置,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概念域”。在不同的时代,同一个概念的概念域的大小可能是不同的。这个观念对汉语常用词历史演变的研究来说很重要,我们考察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不仅仅要看到在不同时期概念改变了名称,而且还要看到,在不同时代一些概念的概念域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反映这些概念的词语的词义也不会完全等同。也就是说,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不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的时候,坑的大小也会改变,因此,里面的萝卜也不仅仅是颜色的不同,而是大小也有所不同。比如,《战国策·赵策三》的“纣以为恶”,这个“恶”到中古时就被“丑陋”替换,但不能说中古“丑陋”的词义就等于先秦的“恶”,因为先秦的“恶”概念域更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一个新词代替了哪一个旧词,比如表2中的那些常用词,我们无法说现代的“穿”代替了上古和中古的哪一个词,而是要从整个概念场来看这些常用词的历史变化。

### 三、常用词的演变

3.1 有些常用词的历史演变比较复杂,不是“一对一”的词汇更替。表饮食的常用词的历史演变就是一个例子,可列成简表如下。

表3 表饮食的常用词的历史演变情况

	①固体	②半流质	③液体
上古	食	歠	饮
中古	吃(食)	吃(歠)	吃(饮)
近代	吃	吃	吃、(饮)(喝)
现代(清代中期以后)	吃	喝、(吃)	喝、(吃)(饮)

这个概念场是三分的。列入表中的主导词只有5个,其中3个是旧词(食、歠、饮),2个是新词(吃、喝),表中加“( )”的表示用得不多。非主导词如“啖”和下面要讨论的“欲”没有列入。这个简表也是很粗略的,但从简表就可以看出,这几个常用词在历史演变中的关系比较复杂。比如,“饮”这个词从上古到现代一直在使用,但各时期的使用频率不同。“吃”在不同时期的位置和频率都不同:在上古尚未产生,中古和近代在概念场①②③中都有“吃”的位置,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主要只在概念场①中出现。所以,这个概念场中常用词的历史演变情况,我们无法用“一对一”的更替模式来研究,我们无法说出“吃”替换的是哪一个旧词,“喝”替换的是哪一个旧词。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概念场中各个词语在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演变和消长关系。在这方面,吕传峰(2006)已做了很好的论述,可以参看,此处从略。

3.2 这里特别要讨论一下“喝”的来源。学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喝”是从“呷”演变来的,一种认为是从“欲”演变来的。

笔者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里曾说:“‘欲’和‘饮’‘啜’同义。‘欲’‘喝’同音,后来就用‘喝’代替‘欲’。”(蒋绍愚1994)现在我觉得,这样说是很粗疏的,应以概念场为背景来重新加以讨论。

3.2.1 《说文》:“欲,歠也。”段注:“《易·蒙卦》虞注曰:‘水流入口为饮。’”王筠《句读》:“隶作欲。”

《说文》:“歠,欲也。”段注:“二篆为转注。”

《说文》:“欲,歠也。”段注:“‘欲’与‘吸’意相近,与‘歠’为反对。《东都赋》曰:‘欲野歠山。’”

粗粗一看,好像《说文》把“饮”训为“歠”,把“欲”也训为“歠”,既然“饮”和“欲”同训,那就说明“饮”和“欲”同义。

但从实际语言材料出发就应该看到,“饮”和“歠”并非同义。例如:

- (1)君薨,听于冢宰。歠粥。(《孟子·滕文公上》)
- (2)哭昼夜无时。歠粥。(《仪礼·丧服》)
- (3)毋放饭。毋流歠。……毋歠醢。孔疏:“谓开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礼记·曲礼上》)
- (4)哭泣歠飧粥。(《谷梁传·昭公十九年》)
- (5)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醴?(《楚辞·渔父》)
- (6)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论衡·祀义》)

从这些材料看,“歠”的对象不是流体的水或汤(热水),而是“粥”“醢”“醴”“汁”“羹”之类的半流质食物。

3.2.2 然后再看“欲”。

“欲”在先秦未见。汉代的例句有:

- (7)吐烂生风,欲野歠山。(班固《东都赋》)
- (8)抱杜含鄢,欲泮吐犒。(张衡《西京赋》)

这是如段玉裁所说的“与‘吸’意相近,与‘歠’为反对”。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圣)人之在天下也欲欲焉。”这是假借字,此处不谈。

“欲”的“吸”义到后代还保留。例如:

- (9)徐祝数十言,方欲水再三啜壁上。(段成式《酉阳杂俎·怪术》)
- (10)歠,呷,欲,皆内气也。(方以智《通雅》)

其中,例(9)“欲水”不是“饮水”而是“吸水”,意为吸一口水再喷出。而例(10),方以智所说的“欲”也还是“吸”义。

在慧琳《一切经音义》中有几处“欲”。<sup>⑥</sup>请看：

(11)【欲烟】呼匣反。“欲”犹饮取也。《僧祇律》第三十五卷)

(12)【欲粥】上诃闍反。《考声》云：“大歠也。”或作“哈”，俗字也。《根本毘奈耶杂事律》第三十四卷)

查《大正藏》，没有查到“欲烟”。查到几个例句如下：

(13)时有苾刍欲粥作呼呼声，嚼干饼者作百百声。《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第三十四卷)

(14)应须润湿薄粥歠欲不得作声。《根本萨婆多部律摄》第十一卷)

这些“欲”都和“歠”同义，对象是半流质的食物，而不是流质的水或茶。再如：

(15)你来，欲汁热着。《朴通事谚解·下》)

(16)【这汤】汤即粉羹也。凡人买烧饼、馒头而食者，必有汤并欲之，用以解渴，亦曰欲汁，如本国所云床花羹。《老乞大集览·上》)

可见，直到《朴通事谚解》和《老乞大集览》，“欲”的对象还是“羹”。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经音义》几次说“欲”“俗作‘哈’”。又：

(17)平明哈稀粥，食手调羹臙。项楚注：“《云麓漫钞》卷一载许翁诗：‘世味审知嚼素腊，人情全似哈清茶。’”（《王梵志诗校注》卷五《童子得出家》）

上例中的两个“哈”，第一个“哈稀粥”还是“歠”，第二个“哈清茶”就是“喝(饮)”了。可能“欲”是由“歠”而扩展为“喝(饮)”的。

在清代一些有关俗语的书里见到“欲”表示“喝”的意思。例如：

(18)饮酒曰欲。(桂馥《札朴》)

(19)北方称饮茶为欲茶。(胡文英《吴下方言考》)

但在历史文献中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欲”表示“喝(饮)”的例子。

在《五灯会元》中，“欲”的对象还可以是风，例如：

(20)曰：“虽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师曰：“口欲东南风那？”（《五灯会元》第五卷）

其中，“口欲东南风”意谓不吃饭食。在明清的文献中有“喝风”和“喝西北风”的表达，意思也是不吃饭食。例如：

(21)哥啊，似不得你这喝风呵烟的人。我从跟了师父这几日，长忍半肚饥，你可晓得？（《西游记》第二十回）

(22)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但从词义看，《五灯会元》的“欲”应该还是“吸”义，而明清的“喝风”和“喝西北风”则是“喝水”义的扩大，意谓连茶水都不喝，只喝风，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不能以明清的“喝风”和“喝西北风”倒推回去，认为《五灯会元》的“欲东南风”也有“喝(饮)”义。

### 3.2.3 再看“喝”。

吕传峰(2006)对“喝(饮)”做了细致的研究。他指出，“喝(饮)”最早的例子见于南戏《张协状元》。例如：

(23)(末)喝茶。……(末)不尚庄身打扮。喝汤。（《张协状元》第四十八出）（笔者注：“喝茶”“喝汤”均用于“送客”之意，但“喝”为“饮”义。）

但南戏《张协状元》见于《永乐大典》，未必是宋元旧本。可靠的例子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如：

(24)林泉下浊生爽口，御宴上堂食惹手，留的前生喝下酒。（《单刀会》第一折）

(25)富汉每喝菜汤穿粗衣布裳，有一日泼家私似狗令羊肠。（《七里滩》第一折）

在《西游记》里,据吕传峰(2006)统计,“喝(饮)”共出现11例。现摘引几例如下:

(26)将椰酒满斟一石碗奉上,大圣喝了一口……(《西游记》第五回)

(27)接过茶,两三气都喝了。(《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但在《西游记》中未见“喝粥”,只有“吃粥”。例如:

(28)正话间,又见僮仆来安桌子,请吃粥。(《西游记》第四十八回)

在《西游记》中,“欲”未见。

那“喝粥”什么时候出现呢?据统计,《醒世姻缘传》仅出现1例,《红楼梦》(前八十回本)和《花月痕》也仅出现1例,而《品花宝鉴》共出现3例,《儿女英雄传》共出现8例。分别举一例如下:

(29)大年五更喝黏粥。(《醒世姻缘传》第三十四回)

(30)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红楼梦》第四十五回)

(31)只喝粥两碗。(《花月痕》第三十八回)

(32)又喝了一碗粥。(《品花宝鉴》第二十九回)

(33)要讲我家,还算有碗粥喝。(《儿女英雄传》第七回)

但“吃粥”还很常见,上述几部作品(除《儿女英雄传》外)中均有出现。

这些作品中“喝粥”和“吃粥”的出现频次如下表所示:

表4 相关作品中“喝粥”和“吃粥”的出现频次

	儒林外史	醒世姻缘传	红楼梦	花月痕	品花宝鉴	儿女英雄传
喝粥	0	1	1	1	3	8
吃粥	5	13	9	3	1	0

3.2.4 小结一下,“欲”和“喝”在概念场中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5 “欲”和“喝”在概念场中的分布情况

	①固体	②半流质	③液体
欲	×	√(欲粥,哈稀粥)	极个别(哈清茶)
喝(清前期)	×	×(喝粥,少)	√(喝茶)
喝(清后期)	×	√(喝粥,多)	√(喝茶)

从上表可以看出,“欲”和“喝”在概念场中的分布不同:“欲”主要在概念场②,“喝”主要在概念场③。两者语义都有扩展,但途径不一样:“欲”在概念场中是由②扩展到③(仅见1例),“喝”却是由③扩展到②。语义扩展后,两者语义有一点联系(“哈清茶”和“喝茶”意思一样),“欲”或许可以看作“喝”的来源。但从“欲”到“喝”并非词汇更替。

#### 四、常用词的更替

4.1 常用词更替,牵涉到词,也牵涉到义位。怎样看待这些关系?

汪维辉(2017:16)说:“我们所说的常用词更替,一般是就义位而言,而不是以词为单位。……如果就‘词’而言,新旧常用词大都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多对一,异常错综复杂。”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们先看一个常用词更替的例子,然后再来分析。

汪维辉(2017)所举例子中有一组是“视/看”。其中,“视”是旧词,“看”是新词。作者把“看”分为9个义位。

例如(汪著中例句甚多,这里每个义位引用一例,例句出处从略):

- ①\*用视线接触人或物。“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
- ②观赏,欣赏。“北临清漳水,西看柏杨山。”
- ③\*观察,考察。“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
- ④窥视。“十九者,终不于墙垣窥看,有邪僻之念。”
- ⑤看望,探望。“母情不然,复还看之。”
- ⑥\*照看,看护,照料,守护。“佛言:‘汝不视他病,云何欲望人看也?’”
- ⑦检查,诊断。“佗望见云:‘已饱针灸服药矣,不复须看脉。’”
- ⑧阅读。“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松宴饮之间一看便暗诵。”
- ⑨表示提示。“比丘对曰:‘弟子不骂,直言“婢淫种”耳。’江神女曰:‘看此比丘,已复骂欤!’”

(今按:其中义位④似可商榷,暂不论。义位⑨也暂不论。)

“视”也有多个义位,汪维辉(2017)没有说到。现据《汉语大字典》摘抄如下:

【视】①\*看。②\*观察,考察。③看待,对待。④\*照顾,照看。⑤效法。⑥比照,比较。⑦治理,处理。⑧接纳。⑨周代诸侯使卿用大礼代为谒见天子。⑩教导。⑪活,生存。(笔者注:⑪以下四个义项为通假义和水名、姓,不录。其中,义项⑧—⑪不常用。)

《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大致相同。

两相比较,汪维辉(2017)概括的“看”到东汉为止的7个义位中,有3个义位(加\*符)和“视”相同,但②⑤⑦⑧这4个义位为“视”所无。而《汉语大字典》“视”的7个常用义项中,③⑤⑥⑦这4个义项为“看”所无。“视—看”无疑是常用词的更替。“视”和“看”的比较,对我们深入了解常用词更替很有启发。

我们应怎样理解常用词更替中词和义位的关系呢?词是语言使用的单位,我们说“常用词演变”“常用词更替”,既然说的是词,那当然是整个词的替换,而不是哪个义位的替换。常用词很多是多义词。多义词的各个义位都处在语义网络的不同节点上,其中有的是中心义位,中心义位和其他义位有各种不同的语义联系(link)。两个中心义位相同的词,其他义位通常是不同的。但两个词能够替换,是因为它们的中心义位相同,而不是它们的所有义位都相同。比如,在“用视线接触人或物”这个意义上,先秦和西汉主要用“视”,到东汉以后就逐渐被“看”代替,这就发生了常用词更替。当“视”被替换而逐渐衰微以后,它的其他义位当然也就逐渐不用了,除非有些义位出现在某些固定词组中,后来还一直在书面语中使用(如“视事”:处理事情)。而新的常用词还会在使用中不断增加新的义位,如“看”,在东汉以后,又有一些新的义位产生,如“试试看”中的“看”。

所以,更替的单位是词。“视—看”的更替是两个词的更替,这两个词是一对一的。汪维辉(2017)所举的更替的例子也有不是一对一的,如“涕、泣—泪”“广—阔、宽”,那也是说的词,而不是义位。之所以是二对一或一对二,那是因为“涕、泣”是同义词,所以都能用“泪”替换;“阔、宽”是同义词,所以都能用来替换“广”。

但就发生更替的节点而言,那是义位,而不是词。比如,在“用视线接触人或物”这个节点(义位)上,原先用“视”表达,后来用“看”表达,这是发生了更替。在“视—看”的更替过程中,“视”的其他义位只有两个可以由“看”替换,即“②观察,考察”和“④照顾,照看”。比如,“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中“视其所以”可说成“看其所以”。再如,“佛言:‘汝不视他病,云何欲望人看也?’”(东汉失译《分别功德

论》第四卷)中“视”也可替换为“看”。但“视”的其他义位都不能用“看”替换。“视”的②④这两个义位能用“看”替换,大概是因为这两个义位的意义和“用视线接触人或物”相当接近。

那么,就多义词的历史更替而言,“概念改变了名称”又该怎样理解?

我想,一个多义词的不同义位,如果意思差得较远,应该说是属于不同概念。比如,“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荀子·劝学》)中的这个“视”后来替换为“看”,这是“用视线接触人或物”这个概念改变了名称。而《孟子·万章下》“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赵岐注:“视,比也。”)中的这个“视”后来替换为“比”,这是“比照、比拟”这个概念改变了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看”的“阅读”义位。《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在“看”下均无“阅读”义项,汪维辉(2017)也仅举一例,但六朝时这种“看”颇多。例如:

(34)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世说新语·雅量》)(笔者注:此“书”为“书信”义。)

(35)法乘无事,复就登之求书读,登之曰:“使君静处犹恐动疾,岂可看书。”(《南齐书·蛮传》)

(36)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读《庄》《易》。(《世说新语·谗险》)

所以,为中古汉语的“看”列一“阅读”义位是可以的。如果此义位成立,那么,这就是“阅读”这个概念改变了名称。“阅读”义最初是用“读”来表达的,到六朝时依然如此。例如:

(37)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庄子·骈拇》)

(38)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世说新语·文学》)

(39)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六朝时的“看书”确实是常用词的一个新变化。中古汉语的有些“看”意思已经和“读”很接近,如例(36),不过总体而言,“看书”和“读书”还是有些区别的。上述例(34)(35)和汪维辉(2017)的例句“一看便暗诵”都是匆匆地看一眼,而不是细读。而例(39)的“熟读”并不能换成“熟看”。概念是一个原型范畴,就“阅读”这个概念而言,“读”处于这个概念范畴的中心,“看”大体上处于这个范畴的边缘。<sup>①</sup>而且,表“阅读”义的“看”出现后并没有取代“读”,所以,不能说是“阅读”这个概念改变了名称,而只能说“阅读”这个概念在中古时增加了一个新的名称:除了用“读”做名称外,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表示匆忙的阅读时)还可以用一个新名称“看”。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也没有为“看”列一个“阅读”的义项,“看书”列在“使视线接触人或物”义项下,是这样处理的:【看】①使视线接触人或物:~书|~电影|~了他一眼。

4.2 “愚(上古)一痴(中古)一笨(近现代)”的更替是另一种类型。

“愚一痴”的更替,汪维辉(2017)和方一新、孟奕辰(2021)已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这里主要讨论“笨”。

上古的“愚”,到近现代主要说成“笨”。还有“傻、呆”等,此处不讨论。“笨”有异体字“夯”“体”等,此处也不讨论。“笨”在中古时就有,明清时用例更多。例如:

(40)小儿时尤粗笨无好,常从博士读小小章句,竟无可得。(《宋书·王微传》)

(41)[三末云]:二哥,你得了官也。我和你有个比喻,我似那灵禽在后,你这等笨鸟先飞。(关汉卿《陈母教子》第一折)

(42)人之槩而不慧者曰“笨”。(顾起元《客座赘语》第一卷)

(43)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红楼梦》第三十回)

(44)我的嘴笨,也说不上个甚么来。(《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

(45)我不过看见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笨手笨脚,伏伺得不称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六回)

上述例子中,例(40)中“笨”的意义都和“愚”一样,指心智不聪明;例(41)——(43)中的“笨”就不是指心智不聪明,而是指动作不灵活。例(41)“笨(笨)鸟先飞”中的“笨(笨)”可能兼有这两种意思。《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都把“笨”分为两个义项:“愚鲁;不聪明”和“不灵巧;不灵活”。“动作不灵活”的意思在上古是用“拙”表达的。因此,可以说“笨”是替换了上古两个词的词义。这可以说是“二对一”的更替。

这也是概念改变了名称,但“不聪明”和“不灵活”都改变成同一个名称。这如同甲、乙两所学校合并,新校称为丙校。

4.3 上面举了动词、形容词常用词更替的例子,下面再举一个名词的例子,即“脂、膏—油”。“脂”和“膏”都是人或动物的脂肪,两者析言则异,浑言则同。这两个词出现得很早。例如:

(46)《说文·肉部》:“膏,肥也。”段注:“膏谓人脂。”

(47)《说文·肉部》:“脂,戴角者脂,无角者膏。”段注:“《考工记》郑注:‘脂者牛羊属,膏者豕属。’《内则》注:‘肥凝者为脂,释者为膏。’……统言不别也。”

“油”是植物榨的油。例如:

(48)《说文·水部》:“油,水名。”段注:“俗用为油膏字。”

(49)《玉篇·水部》:“油,麻子汁也。”

表此义的“油”出现得较晚,大概是西汉末期才见到,如扬雄《答刘歆书》:“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槩。”王凤阳(1993:175)说:“这里的‘油’大概是桐油。”《后汉书》中的“油缇帐”“油画辎车”大概也是桐油。植物油还有别的,如麻油、荏油、胡桃油等。

“脂”和“膏”如果是凝固的,和液态“油”并无相似之处。但如果“脂”和“膏”加热后成为液态,则和“油”不但相似,而且有相同的功用:

1)用以润泽修饰。例如:

(50)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殫计。(《后汉书·陈蕃传》)

从《诗经》的“肤如凝脂”和“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来看,大概用作润泽修饰的还是以脂膏为主,也可以用油。例如:

(51)弟子以土瓦盛麻油膏,净自洗浴。(《六度集经》第三卷)

2)用以点灯。例如:

(52)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晋书·车胤传》)

车胤冬天用的是油。但点灯也可以用膏。如:

(53)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进学解》)

3)用作烹饪。油和膏都可用。例如:

(54)按今世有白胡麻、八棱胡麻。白者油多,人可以饭。(《齐民要术·胡麻》)

(55)若无新猪膏,净麻油亦得。……饼炙:……手团作饼,膏油煎,如作鸡子饼。(《齐民要术·炙法》)

用于烹饪的油,除麻油外还可以用别的油。如:

(56)荏子秋末成,可收蓬于酱中藏之。……收子压取油,可以煮饼。《齐民要术·荏蓼》

(按:荏油色绿可爱,其气香美,煮饼亚胡麻油,而胜麻子脂膏。麻子脂膏,并有腥气。然荏油不可为泽,焦人发。)

只有下面一项功用,大概是只能用“油”而不能用“脂、膏”的,即:

4)用于战争,点燃油以火攻。例如:

(57)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58)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这主要用的是麻油,不大可能用脂膏。例(58)所说的“膏油灌其中”的“膏”可能是因“油”而连及的。

正因为两者很多功用相同,所以在文献中“膏油”和“油膏”经常连用,除上举例句之外,还有:

(59)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宣室志》第一卷)

(60)“由是背有疮,渍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宣室志》第九卷)

这样就为“脂膏”和“油”的更替提供了可能。这一更替发生的时代大概是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在《本草纲目》中已经把熔化的脂称为“油”。例如:

(61)凡凝者为肪为脂,释者为膏为油。(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豕》)

下面例句中的“猪油”“鹅油”更是把凝固的“脂”也称作“油”,请看:

(62)但做人极是吝啬,真是一个铜钱八个字,臭猪油成坛,肉却不买四两。(陆人龙《型世言》第二十六回)

(63)野驼脂、腊月猪油、狗脂、鹅脂。(朱橚等《普济方》第一百六十卷)

(64)杜慎卿叫取点心来,便是猪油饺子、鸭子肉包的烧卖、鹅油酥、软香糕……(《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

(65)香糟十斤,猪油三斤,羊胰一斤,皂荚四两,银硝四两,铺在蒸笼内,蒸得熟了。(《品花宝鉴》第二十三回)

在这个时期,“猪脂”还继续使用,例如:

(66)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饭其中,乃舂为粉,以猪脂润之,鲜明而薄以为外。(屈大均《广东新语》第十四卷)

并且上引《普济方》中也有“狗脂”“鹅脂”。

“脂、膏—油”的更替和“愚、拙—笨”的更替情况不同。“脂、膏—油”也是概念改变了名称:动物脂肪的名称从“脂、膏”变成了“油”;同时,“油”的意义有了改变:从“植物榨的油”扩大为“植物榨的油+动物脂肪”。这如同甲、乙两所学校合并,甲校并入乙校,甲校的名称不存在了,乙校名称未变,保留原有的院系,但增加了甲校的院系。

可见,常用词的更替也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而是有多种类型,旧词和新词及其关系会有不同的情况,需要仔细研究。

## 五、结语

Lyons(1977: 255—256)在谈到概念场上历时的词汇演变时说:“如果我们对覆盖在同一个概念场上的两个历时词汇场(lexical field)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几种情况。”他把几种情况用以下图表显示并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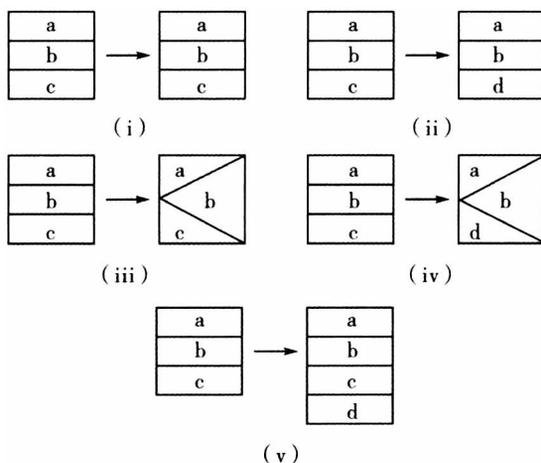


图1 历时演变的多类型(引自 Lyons 1977:256)

这几种情况分别是:1)概念场上的词语(lexemes)及其分布都没有变化;2)其中有的词语变了;3)词语没有变,但在概念场上的分布变了;4)词语变了,在概念场上的分布也变了;5)在同一概念场上增加或减少了一个或几个词语。

他说的这几种情况可供我们参考。我觉得,汉语常用词历史演变的情况可能要比这五种情况还要复杂。汉语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有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根据汉语丰富的语言资料来对汉语常用词的历史演变加以分析和归纳,总结出有关的类型和演变规律,应是我们的责任。

注释:

①说明:甲乙丙丁表示概念,ABCD等表示常用词,左边的是旧词,右边的是新词。

②Lyons在讨论 Trier 的例子时,把有关知识的一组词所覆盖的整个区域称为 conceptual field,把某个词所覆盖的局部区域称为 conceptual area(参见 Lyons 1977:253—257)。conceptual field 中文通常译为“概念场”,我们把 conceptual area 译为“概念域”。

③这里有一个问题:怎样确定概念域?概念存在于人脑中,很难在人脑中给概念划定区域。但认知语义学有一条重要假设:“语义结构是概念结构的语言形式”,“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李福印2008:79)。房德里耶斯(1921/2012:232)也说过:“人们的永无休止的心理活动就反映在词汇之中。形象是没有生命的,把镜中的形象当作活生生的人是错误的,但镜子仍能准确地反映出人们在它前面作出的各种姿态。我们完全有理由用形象来衡量或说明镜子所反映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说多义词就反映一个概念(见下文对“视”和“看”的分析),但像上面所说的“皮”“侄”这样的单义词和“吃”的主要义位(不包括被动的“吃”)的所指范围就可以看作这个词反映的概念的概念域。所以,“吃”这个概念的概念域可由“吃”这个词的语义所指范围来确定,“吃”的概念域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下面要谈到的 wisheit 这个概念的概念域可以由 wisheit 的语义所指范围来确定,而 wisheit 的语义所指范围在13世纪初和100年后是不同的,所以, wisheit 这个概念的概念域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

④对 Trier 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理论,Ullmann 和 Lyons 等人都有所批评,但 Trier 所举的这些概念的概念域的变化还是正确的。

⑤说明:这个“穿著”概念场的图表是很粗略的,只说明一个演变的总趋势。表中只列出表示某个概念的主导词,一些非主导词(如“被/披”“撰”等)未列入。

⑥按:《广韵·合韵》:“欲,大猷也。呼洽切。”《广韵·洽韵》:“欲,尝。呼洽切。”《一切经音义》的反切和《广韵》不完全相同。

⑦参见 Lakoff(1987:82—83)对“mother”的分析。有很多不同的“母亲”,处于中心的(central case)是和父亲结婚、生育了孩子的

女性;其他还有继母(stepmother)、养母(adoptive mother)、代理母亲(surrogate mother)、基因母亲(genetic mother)等,都是从中心派生出来的,处于边缘地位。

#### 参考文献:

- [1]布龙菲尔德 1955/1980《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方一新、孟奕辰 2021《中古译经中的“愚”“痴”考探——兼谈基本词更替过程的复杂现象》,《中国语文》第4期.
- [3]房德里耶斯 1921/2012《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4]蒋绍愚 1994《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5]蒋绍愚 1999《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第5期.
- [6]蒋绍愚 2014《词义和概念化、词化》,《语言学论丛》第50辑.
- [7]李福印 2008《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8]吕传峰 2006《近代汉语“喝类语义场”主导词的更替及相关问题》,《语言学论丛》第33辑.
- [9]汪维辉 2017《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10]王凤阳 1993《古辞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11]王力 1957/1988《汉语史稿》,载《王力文集》第9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12]赵诚 2009《甲骨文简明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 [13]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4]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5]Ullmann, Stephen 1962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 Some Issues Related to the Study on Common Words

Jiang Shaoyu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common words is mainly related to "concepts changed names". However, concepts are not always constant. The evolution of common words is shown not only in the substitution of words, but also in richness of contents. The substitution of common words does not only follow a "one to one" mode. The situation is more complicated.

**Key words:** evolution of common words; substitution of common words; concepts change names; conceptual area; "one to one" mode